◎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40年报告文学：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

李朝全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始终和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生息、同国家齐进步的文学。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纷纭复杂的世情人心都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书写、记录和反映。作为一种使命文学、担当文学，报告文学从未推辞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始终坚持在场、参与、承担与反思的角色，始终坚持在新闻结束的地方、热点逐渐隐入历史的时刻再出发，再深掘，从而做出了作家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为时代立存照，为历史留清源。

回望最近4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和成就体现在情怀、人物、痛点和思想等四个方面。

情 怀

报告文学是贴着地面飞行、食人间烟火的活文学。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是其最基本的一种品格，也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根本理想、根本情怀。这种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文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现实巨变与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大工程、民生重点等均在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及时而准确的映射。譬如，重塑知识分子形象、呼唤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被称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奠基之作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反映改革开放大潮被归入改革文学范畴的张锲的《热流》，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关注科技创新重要进展和重大工程建设的作品层出不穷，如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等航天报告，徐剑记录青藏铁路建设历程的《东方哈达》，何建明的《国家行动》反映三峡工程建设，梅洁的《大江北去》描写南水北调工程。还有如陈新的《探海蛟龙》、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龚盛辉、曾凡解的《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等都是关于中国科技重大突破的典型报告。而像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宁肯的《中关村笔记》等则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战、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等重大事件的文学记录与表现，呼应了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对历史特别是重大革命史的客观反映与揭示，体现了报告文学可贵的历史担当与责任。历史报告除了具备文学审美价值外，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认识价值。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都采用全新视角和历史文献力图重述与重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丰收的《西长城》是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年历史的生动记述，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则试图将一个一度被妖魔化的人物重新正名和还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报告文学的情怀还体现在对社会焦点热点和重点难点问题的积极揭示与参预。譬如，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生物入侵中国》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客观揭示，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一家医院最后的疯狂》对于教育、医疗问题的暴露。还有如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对于水资源安全的关注，任林举的《粮道》、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对于粮食安全的反映，也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 物

刻画人物是文学的一项基本功能和

职责，对于报告文学而言也不例外。《哥德巴赫猜想》塑造了一个痴迷于数学研究的陈景润，激发了亿万青少年成长为科学家的梦想。人物的塑造集中体现在传记和自传类作品中。譬如，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就是一部自叙传，生动讲述了作者本人不平凡的成长历程，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触动和精神激励。党益民的《守望天山》则刻画了一位甘愿牺牲一切而为修筑天山公路不幸捐躯的战友守墓的陈俊贵的故事，其情足以感天动地。

报告文学的人物典型遍及各行各业和社会各个方面。徐风的《花非花》以散文化的笔法，叙述了紫砂壶艺术大师蒋蓉的非常人生。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则以小说化的手法，层层剥笋揭开曾与巴金有过亲近交往的一位少女的人生沧桑。李春雷的《木棉花开》是关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主政者习仲勋的文学记录，揭开了一段珍贵的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他的《幸福是什么》则通过挖掘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众多的感人事迹，探究了人生和幸福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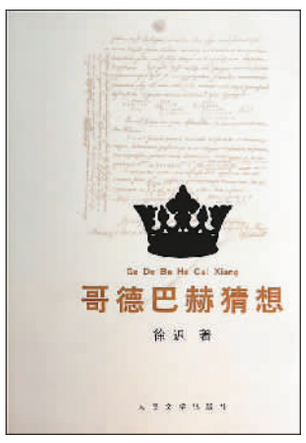
关于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中国好人、最美人物、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是报告文学践行社会职责、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如何建明的《山神》刻画了一位中国硬汉、带领乡亲历经二十余年坎坷终于凿通天渠引来清水的党员典型黄大发的形象。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塑造了感动中国人物、深圳歌手丛飞一心帮助他人回报社会的动人形象。李朝全的《梦想

照亮生活》讲述了一位通过创办免费的特教学校以救助残障者的盲人农民穆孟杰的人生传奇，《国家书房》叙写了孤儿金兴安成长为作家和中国好人的生活之路。陈启文笔下的《袁隆平的世界》以艺术化的手法，试图破解袁隆平的人生密码。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描写了一位单枪匹马对抗破坏生态的利益集团的普通人张正祥的感人事迹。这些形象可感的真实人物，皆可成为人们效法学习的榜样。

思 想

思想是报告文学之光，是报告文学的精彩之处。报告文学可抒发，可议论，可反思，可阐述深刻哲理，这是其区别于其它文体的重要特征。王宏甲的作品尤其注重思想性。他的《智慧风暴》聚焦中关村的变革，揭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数字化革命。而其《中国新教育风暴》通过对王能智独特的素质教育方法的剖析，预言了一场在新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育革命正在到来，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独到反思。他2017年发表的《塘约道路》则发现了穷困地区如何迅速脱贫致富的一条独辟蹊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杨黎光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从人的精神生存状况探究小官巨腐可能的原因。丁捷的《追问》同样是一部反腐纪实，追问的是那些腐败官员对于理想信念和初心的淡忘或遗弃。赵德发的《白老虎》揭露中国大蒜行业大起



大落的内情，白描的《秘境》描写中国玉石市场的乱象，刘海波的《姥娘》讲述子孙亲人不孝的惨况，皆直击世道人心，针砭人性，揭示出欲望化、物质化是人心沉沦、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痛 点

无论是人生的痛点还是社会的痛点，都容易牵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的共鸣。因此，真实反映痛点的作品往往容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譬如，关于历史上的战争、地震等重大伤亡事件的报告，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和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钱刚的《唐山大地震》，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和事》，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案件》都是可贵的历史记述，能够引发读者深切的共鸣。反映非典事件的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王宏甲的《非典启示录》、徐刚的《国难》，记录汶川特大地震的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都再现灾难现场，直逼人心人性，带给人强烈的震撼。

还有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关注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爆炸现场》描写天津大爆炸中数以百计消防员直面巨灾而勇于牺牲，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反映西部女性生存窘境，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描写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及新一代农民工生存状况，阮梅的《世纪之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关注失独家庭之痛……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示社会的一个又一个痛点，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切并采取相应举措。有许多作品客观上也发挥了促进问题解决、痛点纾解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回望40年来报告文学所走过的历程，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贡献是无愧于时代和群众的呼唤的；与此同时，报告文学限制式邀约创作的泛滥、文学性的稀释、受众及影响力的下降等也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热切期待并呼唤新的转身与蜕变，以再展雄风重铸辉煌。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新作评介

书中之书

李　浩

一

小说的阅读往往是一次充满着欣悦和冒险、温暖与寒意不断袭来的秘密旅行，而段爱松的这部《金缕曲》更是。隐者、菜农、屠夫、小生意人、逃亡者、罪犯……在这部书里，它不只是一些象征的、不确切指向的词，它导向的是复杂，是一个人所可能的身份背负。它属于建构在复杂之上的重量之书。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谈到，“不断从事写作，可能激发人的一种野心，想写出一本绝对的书，一本书中之书。”在段爱松的这部《金缕曲》中，我也看到了这份野心和努力，他试图打通古典、刚刚过去的记忆、现在与未来，将它们统摄在自己绘制的图谱之中；他试图探寻人的命运，人的历史根脉与未来可能，不变的人性之谜和多变的人性表现，试图谈论宗教、哲学与艺术，试图以充沛的想象为古滇国的存在与消亡寻找根由，试图从遗传学与社会学的角度……他试图包括一切，容纳一切，言说一切，并把强光打在一个个人的身上。

二

《金缕曲》有一个良好的、丰沛的故事质地，它建筑于一个虚构的“晋虚城”上，建筑在令人紧张、让人急于知道后事如何的“追杀与逃亡”故事之上，建筑在时空穿越、有着各种欲解之迷的诡异神秘之上……然而，《金缕曲》的小说魅力并不止在于此，段爱松甚至对此进行着抵抗，他要的，是“纯正”的小说，是有意味的小说，是具有现代性、丰富性、歧义性和先锋性的小说，是能够让自己将满腹的话艺术地说出的小说。因此，在《金缕曲》中，“我”的声音是那样阔大而喧哗，犹如一条充满着乐感的河流。

在这部现代感很强的小说中，“我”要面对的不是“我的生活和经验”，而是历史和宇宙，是人何以为人，是追问与哲思……段爱松创造性地为小说中的“我”建筑起的是多向位的话筒，有内置也有外置，它们，通过诗性的语词扩大化地传递出来。于是，“我的言说”充溢了整部小说。这，是极有创造性的。它让我这个以为熟悉了现代小说的一切技艺的阅读者也颇感意外。暗暗地，我拿它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相比较，拿它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较。在他们的小说中，我共同读出了某种巨大的凝滞，故事在某个点上停下，细节的细胞、思想的细胞被放置于数万倍的显微镜下，那些细，那些微，那些时常被忽略和遮蔽的，在这里放大，直至成为庞然大物。

三

这部奇妙的小说，为“思”留出了延绵的空地，它甚至可以不断地繁殖。我发现，段爱松也有将自己的小说变成“智慧之书”的嗜好，部分章节，它甚至借小说人物之口，让思考和反思呈前，成为独特的一个声部。我将它看做契入的话剧，它为小说的文本建立了叙述的另一维度，甚至另一种声音。我读到强烈的思的性质，它是有回声感的哲学。段爱松在文本中埋伏下的，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常识性、流行性、人人得以想见的那种故作高深其实又很浅薄的哲学对话，它有着极为丰沛而深泓的思考质地，而且它的所思所答既与文本有着无限的熨贴，又有更为普遍的追问。将青铜、将消亡了许久才被发现的古滇国作为追问的支点，生存和死亡，什么是万物的力量之源，砍伐与重建的意义，才会在追问的擦拭之下有了淡然的闪光。

四

作为一种文明，古滇国何以确立，何以曾蓬勃生长而后全然地消失，它经历了什么，它在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又有哪些，一种文明的消失何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沉默着，被完全地遗忘?《金缕曲》是一曲有着悠长回音的挽歌。段爱松置身于他所虚构的晋虚城，开始他的重塑与挖掘。在这一过程中，他从自我的身体里分裂出另一个“我”，这个“我”推开时间的维幕，成为故事里的叙述者与经历者，他以大脑的思考、眼睛的观测、耳朵的谛听、鼻口的嗅闻、双手的把持、双足的行走、血液的流动、经脉的穿插、骨头的构架等为支点，牵拉着阅读者的手，一同走向那条他所思考的、感吁的、有着疼感和快感的救赎之路。这条路，跨越了时间之维又在时间中消失，延展成一个微小的波点。我听得到段爱松的声音。他的话语中，有缕缕的血丝。

五

“小说喜欢繁衍，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巴尔加斯·略萨的这段话我深以为然，而段爱松的《金缕曲》在我看来它部分地可成为略萨这段话的某种注解，我看到了繁衍，看到了大森林般的扩散。

更为让我欣喜和敬佩的是，在这部大书中，段爱松充分调动了自己的音乐才能，他极为冒险地为小说的叙述建立了多个声部，它的复调之多重甚至会让人目不暇接。《金缕曲》是一部复杂之书，声音之书，语词之书，找寻之书，智慧之书，探索之书，充满了新质。无论在语言上、故事构成上、讲述方法上还是思考上，而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复调之多重，他对于话剧、诗剧和音乐的统摄性纳入，那种音乐式的丰厚让人耳目一新。

◎评谈散文·真实与虚构

史传传统是优长

王必胜

她无所拘泥，不受制于文学教程，无需听从教义法规，她是轻盈的，有如精灵般的文字，她是自由的，更多的是作家自我的率真表达

关于散文的定义、界说、走向，散文的“真善美”，散文的价值判断等等，议者蜂起，多是一厢情愿。言者滔滔，听者寥寥。

散文是一个无边的文体，用时兴的话，是多元化、跨文体，用一句戏谑的说法是，不三不四、非古非今的玩艺。其实，散文作为文学作品之一种，其成就和影响并不因为她是什么或者认定她的什么身份，才引人关注的，往往，山花烂漫的散文大势，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又有几个关注她的身份属性?散文是文学春江夜之“月”，“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现代文学史上大家高手，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们，无不留下耳熟能详的经典之论。26年前，笔者编有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的散文集，举凡50多位当红的小说家，每人或二、三文，且都附有一篇五六百字的散文感悟，或是夫子自况吧，是较早的小说名家关于散文的发言。名家名言，人各有殊，十分精彩，都说及了散文的灵活、自由和精致的特色，而最多的是说散文的意蕴和情怀。其实，散文在我看来，是飘忽不定的文体，是没有边界的文字，是不可规范和定性，有如精灵般洒脱的东西。由此，以一个散字名之，庶几相近。如果非要有个界说，我以为，从高的标准说，散文是自由的文体，格式不定，内容随意，文意精粹和意旨远阔。

这也许与其历史的不确定有关，散文的发轫众说纷纭，说古已有之的，域外舶来的，现代兴盛的，当下转型的，不一而足。我以为，当下性确定了其特色：并非定于一尊，没有多大的传统和形式的包袱。“文变染乎世情”，随势而变，应时而作，就有了这当下意义上的散文。她是在文学分类细化后的一种较轻快的文体，说她其来有自，是有史传传统，是说从司马迁到鲁迅，都有深重的人文情怀，但历史并非包袱，在当代的文体转型中，她无所拘泥，不受制于文学教程，无需听从教义法规，她是轻盈的，有如精灵般的文字，她是自由的，更多的是作家自我的率真表达，所谓我手写我心，主观性突出，注重情感和情怀的酿造。

散文与其他文学比如小说和诗歌的区分是明确的。散文的近邻，是杂文随笔，是报道纪实，是小品之类。然，散文的不同在于，她没有杂文随笔题旨的高深，或论辩的高蹈，直抒胸臆的凌厉之气，吊书袋似的经纶充塞；她不同于报道纪实的是，没有那臧否天下、纵横捭阖的故事和人物，她的情节和人物多是截面的片断的，注重的是情感与意蕴；她有别于小品文的是，她的空灵、隽永是附丽于生活情节之上，有生活情景、民生情怀和世俗情味，构成了轻盈不清浅、灵动不空泛的沉实风格。所以，从文体的差异性看，散文负载的是情怀，不以情节为王，但求意味隽永。可以说，散文是作者主观悟性的文学体现，最能考验作者文学情商的，没有相当的文学悟性，是难有绝妙好文的。也可以说，散文表达的多是某种可以言说又可以意会的一个场景，一段情怀。如果以天地物事来指代，她是一株意象茂盛的植物，不枝不蔓，清朗，明丽，雅致，独立苍穹，向天绽放。

真实是艺术的圭臬，真实性不只是广义的标准。散文的真实，既是文学的，也是散文的。文学的真实，在于她表达的一种共有的情怀，是生活可以印证的，而散文的真实，杜绝虚伪和夸饰，是还原事实，切近事实。真实性在小说一类的虚构样式中，是强调了她反映现实的可能，而散文的真实要求更为严正，不做作矫揉，表达的内容要事实切近本原，遵从敬畏本原。或可这样认为，小说等虚构文学的真实性是能指，散文的真实性是所指。虽然不必拘泥于细节和场景的还原再现，但不能为了艺术性而丧失人物和情节的真实，即便情感抒发也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语）。时下，诸多写亲情，纪念家人，特别是长辈的文字，几成泛滥，为亲者贤者讳，加工编排，小说笔法，并不鲜见。一些爱写结交名人政要的文字，塞进不少的生硬私货，借名人炫耀，有的几近鲜耻。散文的真实性在这类文字中，既是事实的失真也是心理情感的失范。对于散文这个大众文体，真实性要求应成为一个铁门槛。

所以，我不赞同为了艺术放宽真实性的原则，所谓文学的真实，对散文而言，更是高标准。也不同意所谓合理性加工。近来，纪实性是散文一大特色，对过往历史和人物的专题书写，对记忆的开掘等，但上乘之作寥寥，多是一些表扬性的报道，失实、失真、注水，烂为不良。散文要真实，主要是与虚构与想象划清界限，史实的失真，情感心理上的失据，放开了散文的真实坚守，是散文的歧路。

还是回应前面的话，散文是发展的文体，早先的散文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原典，宽泛地看，《史记》是散文，诸子百家是，《兰亭集序》是，《古文观止》是，《世说新语》是，《浮生六记》是……往事越千年，现代的《野草》是，《雅舍小品》是，《背影》是，《松树的风格》是，《红军路上》是，《丙辰清明纪事》中的诸篇也是，《山居笔记》是，等等。从这一角度看，散文在当下的状态是，紧跟时代，追踪现实，抒写心灵，而求真求实，远离虚构，切近生活，虽不一定是散文的唯一之路，但应是散文兴盛之路。因为，与生俱来的史传传统，成就了散文艺术的优长。

（作者为评论家）